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周官集傳卷五

元　毛應龍　撰

春官宗伯第三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四時之和為春禮之用在乎和故掌禮之官謂之春官宗主也伯吏典禮曰秩宗言禮有秩序而是官實為之主故名曰宗伯長也於四時之官為長故名曰

伯

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鬱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

鄭鍔曰先王於六宮之人既有小宰又有內宰以掌其治又立世婦掌之世婦是其嚴者蓋小宰內宰治其政所以整齊之於內世婦掌其禮所以詔相之於外而肅其治此家齊而國始治也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

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

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

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鎛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徐氏音辯曰鎛小而鍾大鄭氏以為似鍾而大誤矣

韎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

鄭鍔曰詩云韎韐有奭左傳云韎韋之跗注皆以韎為赤色之韋東夷之樂名曰韎意其舞者亦衣赤色之韋也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

鞮鞻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鍔曰自三皇以來已有卜筮上世聖人其智非不足以立事也猶取信於卜筮何邪以為人之於事不

能無心惟其有心故是非吉凶有時而差若聖人則何心之有雖性負生知亦不自以為明而取決於此誠以託於無心爾故設大卜之官以掌龜筮之占焉若夫卜占之官以大卜為之長使筮人屬焉說者謂龜者象也筮者數也數生於有象之後故有筮人有占夢而其書則皆掌於此也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菙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鄭鍔曰洪範所謂擇立卜筮人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謂此占人也易曰占事知來則占者所以預言其未來之應驗也

簭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眡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鄭鍔曰或謂天人之學有暈璚背穴抱珥虹蜺以占休咎聖人作經乃設官以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無乃災異之學歟以春秋考之夫子作經二百四十年間豈無祥瑞可書邪然書災異而不書祥瑞以為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影之象形響之應聲明君思其咎則禍除而福生於天人之變現安得恝然而不為意日者人君之表以大明照臨下土若為陰陽之氣所侵則明夷矣明君忌之故設官以眂祲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十人

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内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歐陽謙之曰巾車所掌是政令凡車之政令皆掌之

不掌其物也典路乃是掌王及后之車用說之事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

凡以神士者無數以其藝為之貴賤之等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

鄭鍔曰治莫急於禮禮莫重於祭人君所以為天下歸往者以為天地人神之主而已故欲建保邦國莫大於能主其祭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林氏曰國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則禋以意精為主

程氏曰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以妙用謂之神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鄭鍔曰臣考經文於柴言實則見其用牲體以實之也明矣至於槱燎則不見其實牲體之文然則槱燎者止於燎柴也與　孔氏曰東方木曰歲星南方火曰熒惑中央土曰鎮星西方金曰太白北方水曰辰星　新安王氏曰北斗與列宿附著天體與天左旋

無所遷移惟日月五星違天右行日遲月速五星散行不一故列宿為經五星為緯　朱氏曰辰日月所會天度之分也　孔氏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遲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月行速一日行天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已行天一周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故謂之辰正月會亥其辰為陬訾二月會戌其辰為降婁三月會酉其辰為大梁四月會申其辰為實沈五月會未

為鶉首六月會午為鶉火七月會巳為鶉尾八月會辰為壽星九月會卯為大火十月會寅為析木十一月會丑為星紀十二月會子為玄枵一歲十二會故為十二辰　應龍曰日月陰陽之精氣也五星五行之精氣也在天為七政成造化示吉凶祀之所以次於昊天上帝鄭鍔曰日也月也五星也十二辰也民所瞻仰而在祀典者也以其體之同乎天不可得而親也必以臭而達之故用實柴實牲燔柴則氣臭上

達矣故以實柴祀日月星辰麗乎上而照臨乎下所
以次於昊天上帝司中司命飌師雨師雖麗乎上而
用事於人間不得以比日月星辰之尊以氣達之不
必實牲故用槱燎故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謂積薪
以燔不實牲體也故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
師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
祭四方百物

徐氏音辨曰披牲胷曰䄛磔之曰辜林氏曰䄛者以䄛而别之辜者辜而磔之四方百物若郊特牲所謂八蜡以記四方祭百種以報嗇也

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

歐陽公唐禮樂志曰禘祫大祭也祫以昭穆合食於太祖而禘以審諦其尊卑此禘祫之義而志議禮者徒惑於紛紜之異同古者聖人制禮取法天道以事其祖三年一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祫是故周制五

年再殷祭一祫一禘祫者毁廟未毁廟皆是升合於太祖所謂合食於太祖也禘者惟及於毁廟而不及於親廟所以審諦其尊卑也自是制不明載於周禮而祫禘之説鄭氏始見於此經之註至王制所載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而説者又以為夏商之制此所以起異同紛紜之論也　應龍曰按禘以夏祫以秋古之制也　劉氏曰禘禮以祼為重祫禮以饋食為重禴祠烝嘗雖皆有祼饋之事恐其節文畧殊非禘祫之禮

比也古禮既亡不可知之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明禘禮以祼為重

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林氏曰春享則品物少而文詞多冬享則以物之備而可進者衆也故謂之烝　程氏易傳曰升九二孚乃利用禴曰禴祭之簡質者也又既濟九五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曰禴薄祭也　應龍曰帝王為

天地神示之主事莫重於祭祀舜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六宗三昭三穆也羣神凡天神地示人鬼之在祀典者皆是也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自昊天上帝以至先王之六享皆類上帝也禋六宗也自日月星辰風雨以至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則望山川也徧羣神也大宗伯之所掌即舜秩宗之所典與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

弔禮哀禍烖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冠亂

林氏曰凶以天烖言札以民病言　徐氏音辨曰傳

閔元年狄伐邢管仲言于齊侯曰簡書同惡相恤之

謂也齊人救邢二年狄入衛齊侯使公子無虧戍漕

歸公乘馬祭服牛羊豕雞狗與門材此恤禮也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

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頫曰視

三山劉氏曰賓禮者天子為主而用是禮以待諸侯

之來見者也

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

歐陽謙之曰古者所以臨其民者自五人為伍起之凡受田起役調兵分土無不本於是焉是所以總謂之軍禮同之也林氏曰大役以築作為主

以嘉禮親萬民

禮者天理之節文兄弟也男女也朋友故舊賓客也

同姓異姓親疎也所以有是品節之文皆出於人心自然之善非以人之不欲者强之也以此而親萬民葢因其所欲之善而文之則故親睦之道也

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

鄭鍔曰文王能親親以睦詩人作伐木之詩以美之不及其他惟曰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而已幽王不能親睦九族詩人作頍弁之詩以刺之不及其他惟曰爾酒既旨

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爾酒既旨爾殽既將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而已則宗族兄弟之親以飲食之禮為主可知

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

鄭鍔曰昏者禮之本冠者禮之始昏則以親男女之情冠則以成男子之德故冠而字之所以成之也男冠而女笄言冠不言笄男帥女而行從可知也昏禮男親迎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親之也親之也

者親之也非昏禮則男女不親非冠禮則無以成男女成人之道

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鄭鍔曰說者見定王謂士會之語以為王享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謂燕之與饗禮各有施

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

盛以蜃器則謂之脤祭餘胙肉則謂之膰

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徐氏音辨曰徒贊其喜曰慶加物曰賀宣十一年楚子責申叔時曰汝獨不慶寡人高帝紀曰賀錢萬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

鄭鍔曰王之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謂之無職則已為子男之士謂之有職則特其君之所自辟除以治其私事非受王朝之職者也加以一命則於子男之國為大夫於公侯伯之國為士始為正吏受王官之職是之謂受職也　歐陽謙之曰諸侯之卿大夫

士必命於天子而受職事焉不然皆府史胥徒之類也左傳成公二年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予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此可以見諸侯之強大夫且不命不受職於天子而王國猶能援典章之舊以責之則周公所以馭天下之諸侯雖一命之微一職之細必受於天子而不得以自便焉則其所以明分守嚴等威以維持

封建之法使之長久而不壞者於此亦可畧見其微

再命受服三命受位

鄭鍔曰王之上士三命已有列位於朝矣公侯伯之士再命子男之卿亦再命雖已受玄冕之服未得敘位於王朝惟加以三命則於公侯伯為卿始得有位於朝是之謂受位也

四命受器

鄭鍔曰曲禮云凡家造祭器為先康成曰大夫稱家

正謂此耳然禮運又曰大夫具官祭器不假非禮也是謂亂國儒者遂疑其説愚以為有王朝之大夫有諸侯之大夫其名同其命異故有當造當假之殊公侯伯之孤與王之大夫皆四命得以自造若公侯之大夫再命未得受器則假用也固宜不假是為僭禮豈不謂之亂國乎曲禮曰無田禄者不設祭器指此再命之大夫耳

五命賜則

則八則也五命為子男之君賜以治都鄙之法則或問五命賜則古註鄭氏與鄭鍔說同否鄭氏曰則地未成國之名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為則鄭鍔曰大宰以八則治都鄙竊意公侯伯之孤四命矣加以五命為子男之君賜以此八則使比王畿都鄙之長煞蓋外為子男之君校其爵等正謂都鄙之長同也曰都鄙之采地有三等家邑附内縣都附外太宰六典經邦國邦國謂諸侯之國都鄙有先君之廟曰都而未成國二鄭之說同也

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四命以上言受則以授官之有常法授其人之當受者而已五命以下言賜則非待於上意之所與不可得而賜也至於八命九命特以作言作如作之君作之師任大責重足以當之而後可故獨言作牧作伯所以重其事也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

等謂差別尊卑貴賤而各從其類等之則不至於混淆貴賤不同所執自異六瑞者所以表其隆殺而等

之也

王執鎮圭

聶氏圖孔義曰凡圭廣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又註云尹拙議以圭鎮用五采組約中央以備失墜

公執桓圭

徐氏音辨曰柱謂之桓或問大宗伯公執桓圭而射人之官又言三公執璧何也曰三山鄭鍔之説明矣

其說謂三上公在外則其勢與諸侯並並則欲辨等故所執者圭在朝賓射之時其勢當異於常時故特執璧所以異於子男者特不琢蒲縠為飾爾

侯執信圭伯執躬圭

徐氏音辨曰皆琢人形其直曰信其鞠躬者曰躬

歐陽謙之曰侯伯雖同於七命其宫室車旗衣服禮儀又同而孟子之說則曰侯一位伯一位其命數禮儀皆同而位則有異將何以别之哉無以别之則分

守不明而等威無間矣故侯伯之爵同於七命而所執之圭不可以同於七寸是以於琢飾之間少異於信屈之制而尊卑之分不期辨而自辨聖人明分之嚴幾微之際不敢失者如此

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歐陽謙之曰子男同一位穀璧蒲璧同其制異其飾聊以致子男之辨

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

鄭鍔曰摯必稱德諸臣用禽微且賤也觀所摯之禽有大小則德之小大其義自見而其等降自明矣

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少師少傅少保謂之三孤則三公之貳也典命曰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鄭鍔曰雞知時警旦風雨不渝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

鄭鍔曰神不可以褻瀆能通三靈以交之者莫如陽精之純故禮神有玉而祀神又有玉焉禮者薦於告神之始也

以蒼璧禮天

聶氏圖曰璧圜徑九寸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郭璞云肉邊也好孔也好三寸肉兩邊各三寸共九寸

以黃琮禮地

琮瑞玉大八寸其狀外八角而中虛圓琮之言宗八

方所宗德象地　鄭鍔曰畫繢之事曰土以黄其象方

以青圭禮東方

剡上曰圭

以赤璋禮南方

鄭鍔曰畫繢之事曰南方謂之赤

以白琥禮西方

鄭鍔曰以玉長九寸廣五寸刻伏虎形髙三寸畫繢

之事曰西方謂之白　應龍曰說文發兵瑞玉為琥

以玄璜禮北方

鄭鍔曰玄色在緅緇之間畫繢之事曰北方謂之黑

應龍曰詩傳云璜為佩下之飾有穿孔骨繫之處

故太公得而釣之

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以天産作陰德以中禮防之

以地産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

之産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鄭鍔曰說者謂天地之玉用蒼與黄典瑞又有四圭兩圭之異何也應龍曰愚以為大宗伯之用蒼黄者禮神之玉而典瑞所云祀神之玉也周公植璧秉圭大宗伯所用者植璧也典瑞所用者秉圭也　歐陽謙之曰天地之祭即夏至冬至大祭也四方之祭即月令四時迎氣之祭也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

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林氏曰祀大神圜丘之祀享大鬼禘祫之享也祭大示方澤之祭也

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大賓客則攝而載果

鄭鍔曰王之祼賓客上公再侯伯子男一后亞王禮賓故亦有祼獻之禮當后之亞祼也內宰贊之故內宰之職曰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若后有故而不

與祼賓客之事則大宗伯攝而載祼載之為言承之以往也言酌鬱鬯載於璋瓚往而禮賓也后與賓客固無親相授受之禮其禮也雖親酌之實盛載以往大宗伯之攝取王后待賓客之義亦以載為言也此承上文王后不與之下當為攝王后祼賓客

朝覲會同則為上相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王命諸侯則儐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朱氏曰旅祭名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

劉氏曰王之大社主四方土地　歐陽謙之曰邦國都家鄉邑皆有祭祀之事邦國外之諸侯也都家王子弟公卿大夫食邑也鄉六鄉也邑六遂及公邑也

或問鄭氏說都家之鄉邑與歐陽謙之說不同　鄭氏曰都家之鄉邑謂王子弟及公卿大夫所食采地歐陽謙之曰鄉六鄉邑六遂及公邑　曰宗伯典禮之官祭祀之事不特邦國都家有之若六鄉六遂豈無祭祀之禮儀亦必出於上之頒行歐陽謙之以

為六鄉之間黨正有歲時祭禜之禮族師有歲時祭酺之禮六遂之間有酇長治其酇之祭祀之事有鄙師治其鄙之祭祀之事是其禮儀要必自宗伯而頒之不得以自為也此說為當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

五帝乃五氣之神月令於四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其氣之神於其郊其配祭以五人帝伏羲神農

黃帝少昊顓帝是也或問兆五帝於四郊或以為五人帝如何曰有天地則有五方有五方則有五方之神五方之神與昊天同稱帝而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而不與天子同稱王古者祀五帝必配以五人帝從以五人臣月令之五人帝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帝而已果以是為五帝則前此其無司四時者乎故知迎氣在四郊是迎五天帝而配以五人帝從以五人臣也

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

歐陽譙之曰考之大司樂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祇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祇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祇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祇然四望之地已是山林之大者蓋有方所可言而山川丘陵墳衍則是山川之小者疑若所在不一非有方所可指者也然考之職方氏正南曰荆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頼湛其他九州莫

不有山澤川浸焉意者所謂山川丘陵墳衍皆如職方所載有方所可指者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則自四望之外無所不祭則所謂山川丘陵墳衍則除四望之外有方所可指而祭者也若泛祭山川丘陵墳衍則恐所在不一非可以各因其方而兆之也

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辨廟祧之昭穆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宫室之禁

鄭鍔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外有二祧朱氏曰昭穆

但分世數不為分尊卑昭之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曰其為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蓋所謂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者共居一垣之内而九分其地正北為太祖廟始封之君居之正東為昭廟之一二世之君居之正西為穆廟之一而三世居之東南為昭廟之二而四世居之西南為穆廟之二而五世居之太祖之廟百世不遷其餘四廟則六世之後一世而一遷焉及其

祫祭於太廟之室則毁廟之主與羣廟之主合食敘尊卑故太祖東向為最尊而羣昭皆南向羣穆皆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義各有取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為昭而四世為穆五世為昭而六世為穆乎曰否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七世之君立則二世祧四世為昭之一矣六世為昭之二矣八世之君立則三世祧而五世為穆之一七世為穆之二矣蓋昭者祔則

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子孫之列亦以為序若武王謂文為穆考成王稱武為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郕霍為文之昭邘晉應韓為武之穆則雖既毀而猶不易也

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

劉彛曰王之庶子皆封諸侯而為一國始封之祖也諸侯之別子不得禰其先君而得為其適子適孫之

祖也故曰别子為祖繼别為宗者謂兄弟之所宗世世相承莫不以為宗雖在五服之外而與絶族者皆為之齊衰三月故曰百世不遷之宗也繼禰者為小宗者為大宗之庶子有適子矣是謂繼禰者也世繼其禰各為其兄弟之所宗旁殺親盡而止故曰祖遷於上宗易於下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也是謂掌三族之别以辨親疏　鄭鍔曰是三族者服所由以輕重有大宗小宗則親疏自分矣又曰嫡子當代父當門

謂之門子明當為大宗而百世不遷也小宗伯掌其政令則辨親疏明嫡庶使不得以孽代宗也　徐氏音辨曰左傳襄九年盟于戲鄭六卿及大夫門子從鄭伯

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

鄭鍔曰賞賜出於人君一時之喜而宗伯掌其禮若賜上公則當以九為節若賜侯伯則以七為節之類

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大祭祀省牲眡滌濯祭之日逆䪢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

大貞卜國之事卜大事必用玉帛以禮神　鄭鍔曰詔大祝使為玉幣之美名玉之號曰嘉玉帛之號曰量幣備其物嘉其名致誠盡禮於神庶乎僥倖之不余欺而已

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祼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賜卿大夫士爵則儐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

鄭鍔曰祭祀則王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后以璋瓚酌而亞祼禮賓客亦送小宗伯於當祼之時送二祼以授王與后后之祼內宰贊之小宗伯特奉瓚而進使及時爾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若軍將有事則與

祭有司將事于四望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

既祭然後頒禽則大獸公之小獸私之是也

大烖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王崩大肆以秬鬯渳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

說文浴尸曰渳謂以秬鬯浴尸使之香也

及執事眂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竁亦如之既葬詔

相喪祭之禮成葬而祭墓為位

後死者合食於先祖為祔

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為位國有禍烖則亦如之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為位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

徐氏音辨曰右社稷左宗廟定位也類而為位非常位也若金縢禱先王為三壇同墠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官集傳卷七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謄錄監生臣任以依

周官集傳卷六　　元　毛應龍　撰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大祭祀展犧牲繫於牢頒於職人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如之祭之日表齍盛告絜展器陳告備及果築鬻相治小禮誅其怠慢者

展器陳告備者展省視之也陳陳列也省視其器陳列

而實之既訖乃告具備又曰小宗伯詔相祭祀之小禮肆師是宗伯之攷禮之小者在所相而治之

掌兆中廟中之禁令

鄭鍔曰凡兆中廟中禁令無所不掌則四郊四望四類之祀宗廟昭穆之禁皆使人不敢犯也

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

林氏曰禮成謂自始及終其禮成矣而無虧也

大賓客涖筵几築鬻贊祼將大朝覲佐儐共設匪罋之

禮饗食授祭與祝侯禳於畺及郊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令外内命婦序哭禁外内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且授之杖

凡師甸用牲於社宗則為位類造上帝封於大神祭兵於山川亦如之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為位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歲時之祭祀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

歐陽謙之曰使禮官往相其所以治喪之禮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

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

禮有本有文治其禮儀者禮之文也左傳昭五年公

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

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二十五年

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遜周旋之禮焉大叔曰

是儀也非禮也按正義曰禮是儀之心儀是禮之貌

本其心謂之禮察其貌謂之儀行禮必為儀為儀未是禮故云儀非禮也此禮儀之辨肆師禮官之屬所治者禮之儀凡禮事之文物度數升降揖遜之文闗於國之大事則從其長佐賛之若事之小則專掌之如宗伯之禮

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賔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彛而陳之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賛祼事詔祼將之儀與其節凡祼事沃盥大喪之渳共其肆器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

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

祼說文灌祭也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降

神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凡祭祀社壝用大罍禜門用瓢

齎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祼事用概凡䟽事用散

大喪之大渳設斗共其釁鬯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凡

王弔臨共介鬯

或問玉鬯秬鬯鬱鬯同異如何曰按說文鬯以秬鬯

以秬釀鬱金芬芳攸服以降神增韻云秬黑黍鬯香草以黑黍米擣鬱金草取汁而煮之和釀其氣芬香調鬯故謂之秬鬯以韻文推之香草似即是鬱金草按鄭氏云秬鬯不和鬱者記曰鬱和鬯蕭和黍稷鬯自是一物陸佃云秬者百穀之華鬯者百草之英先王煮以合鬯意者所謂玉鬯者鬯以玉釀秬鬯者鬯以秬釀鬱鬯者鬯以鬱釀是所以不同歟徐氏音辨曰瓢匏也

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呼旦以嘂百官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

嘷旦警起以祭祀尤當致嚴故首言之歐陽謙之曰凡國事為期則百官請時期於上也則告之時以雞人掌警旦之事因使以時期告百官焉

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

鄭鍔曰釁禮之事謂物新成則必釁以除去不祥也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

尊彞名見小宗伯下

春祠夏禴祼用雞彞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彞黄彞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聶氏圖説曰雞彞盛明水鳥彞盛鬱鬯祼並奠於神坐 應龍曰詩所謂籩豆有踐註踐陳列也 鄭司

農曰獻讀為犧（鄭鍔曰本戲字訛傳為獻獻犧與戲同音）鄭明仲圖譜曰犧尊刻金牛之形於上兩犧尊一盛玄酒一盛醴齊象尊刻象形於上兩象尊一盛玄酒一盛盎齊　聶氏圖曰六尊之下皆言有罍此六罍在六尊之間以盛三酒比於六尊設之稍遠郭璞云彝卣罍皆盛酒尊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　鄭明仲曰禮書言罍畫雲雷之狀然莫知雷作何狀今祭器中有作鬼伐鼓之狀此甚不經予嘗得一古罍環其腹皆有畫正如

人間屋梁所畫曲水細觀之乃是雲雷相間之飾如ᘓ古雲字也象雲氣之形如◎者古雷字也古文◎為雷象回旋之聲其銅罍之畫皆一ᘓ一◎相間乃所謂雲雷之象聶氏圖曰斝彝盛明水黃彝盛鬱鬯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聶氏圖曰虎彝畫虎於尊盛明水蜼彝盛鬱鬯爾雅注云蜼似獮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獺尾末有

岐鼻露向上雨即自懸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今
江東人亦取養之為物捷健　聶氏圖曰山罍一盛
玄酒一盛盎齊　歐陽謙之曰宗廟之祭葢用九獻
之禮王祼一后祼二王朝獻三后亞王朝獻四王再
獻為五后亞王再獻為六尸既食後王酳尸為七后
亞王酳為八諸臣又亞后酳尸為九
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涚酌凡酒
脩酌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

鄭鍔曰脩即脩治之義何必改字凡酒用以䤯尸則尸飲之用以獻人則人飲之必當脩治使之明潔然後可酌也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

聶氏圖曰從廣八尺畫斧無柄設而不用之義　徐氏音辨曰莞蒲之細者也在地曰筵筵上曰席紛者

織成以緣筵　林氏曰畫帛以為純也又曰黼純畫黼以為純也左右玉几以玉飾几設於左右也　鄭氏曰禮記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此莞筵繅席次席乃三重何也以書考之其設席皆以敷重席為言莞筵在地不重者也繅席加於筵上蓋皆重焉與莞筵為五重則與禮記之言合矣天子之席重而為五則下文諸侯之席亦重可知也

祀先王昨席亦如之

歐陽謙之曰祀先王昨席疑只一事葢祀先王之時受昨爵之席也

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於牖前亦如之左彤几

林氏曰承賓事之大猶承神也故筵國賓於牖前則亦如之而已儀禮鄉飲酒之禮主人在阼階賓在戶牖則此謂筵國賓於牖前者豈非設几筵於戶牖之

前歟　徐氏音辨曰彤丹漆也

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

歐陽謙之曰甸役二事也有大甸有大役鄉師之官四時之甸則以大旗致之遂人之官若起野役則以大旗致之大旗者所謂熊虎為旗也則甸役之席用熊馬亦其宜矣

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

聶氏圖曰經所云左右玉几者王皆立不坐設左右玉几者優至尊也祀先王惟言昨席不言几左者王憑之右者神所依詳經義則以生人几在左鬼神几在右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上春釁寶鎮及寶器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季冬陳

玉以貞來歲之𡺞惡若遷寶則奉之

鄭鍔曰始祖受命於天以有天下所傳之物守藏於

府

若祭天之司民司禄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鄭鍔曰考小司寇之職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

拜受之以圖國用則祭司民獻民數小司寇之職春

官司禄之職鈌其祭司禄之神或同司民之祭歟司

民軒轅之角星司禄文昌宫之星又云下台司禄禄

之言穀也故穀數則司禄之官掌之小司寇獻之王受之而登於天府受而藏之守寶鎮之所賴者在此故也然民數天所付穀數天所生以養人王者奉天牧民民穀之數藏於天府宜矣必祭司民司禄然後獻蓋司民者致司命死生之神司禄者數年穀登凶之神每歲孟冬民數與穀數多寡皆已可知於是祭其所司之神然後獻其數天府之官藏之謂夫自是而後有民以守邦有穀以養民祖廟以守藏可謂守

而不失矣　林氏曰歲獻民數穀數最為致太平之要務管子曰制國以為二十一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三分其制而言之即所謂七民而五農夫二工商也先王所以為此者非他為欲等其民數穀數使之本末相當用為平歲之經制故爾至於水旱不虞之至則必有儲蓄以待之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則謂之太平故曰歲獻民數穀數最為太平之要務此也嘗攷古之民數實見於九

官之所治九功之所歌大禹謨之於用周公書之於冊仲尼式其版孟子陳其道觀其所以諷齊梁滕魯之君與夫答宮錡之問畢戰之問者率此志之然則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其所以經綸圖度以富邦國而生萬民者其要實在乎此孰謂其可忽而不思以坐視天民之窮哉　孫氏曰知所當守而不知守之道則猶不足以守曰賢書能書曰民數轂數曰治中曰盟約皆所以守是器也不知任賢使能孰與先治其

國不知憂民足食孰與翼戴厥位官府鄉州都鄙之治中所以潔持是器之法邦之大盟約所以維持是器之具皆與天府登之使與玉鎮大寶並藏庶乎繼體守文之君知所守在此不徒擁虛器以為安矣

鄭鍔曰說者謂鄉大夫賢能之書獻之天王王登於天府不言於此何耶徐氏以為民穀者所資以為守寶鎮之具而賢能之書特見其尊之以與寶鼎等非所以為守之之具也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

歐陽謙之曰天府所藏玉鎮玉器蓋古器所以為鎮者非所以為用者也典瑞所藏玉瑞玉器蓋所以為用者非所以為鎮者也二官所掌自不同不必合而言之

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

之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
聶氏圖曰孔義云凡圭廣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
寸半又註云尹拙議以圭鎮用五采組約中央以備
失墜徐氏音辨曰瑑刻成圻鄂也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鄭鍔曰必四圭者象天運行周徧四方神無不在之
意也冬至圜丘以此祀之上帝者天之五帝為天地
之佐豈其用與天同邪蓋唯旅時用之祀則不用有

禮神之玉又有祀神之玉蒼璧者禮神之玉也四圭有邸者祀神之玉也故蒼璧特曰禮天而四圭有邸則謂之祀天於天如此則地可知矣夏至祭地以此祀之亦以旅四望豈四鎮五嶽四瀆之神皆用哉亦旅則用祀則不用

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

聶氏圖曰此一圭宜於六寸璧上琢出一圭長五寸

色白　鄭氏圖曰日月天類也必一圭邸璧　聶氏圖曰向上謂之出半璧曰璋其璋首邪卻之令從下自邸向上總邪卻之名為剡而出也色白　應龍曰造賓客謂賓客至館時造館致稍餼納稟食也贈則使還時出郊而郊賜贈賄等以璋邸射而將之亦執以致命爾山川地類也其位在於四方而四方之諸侯所以扞内蔽外亦山川之象也

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珍圭以徵守以邺

凶荒

鄭鍔曰欲知天時則植之以觀春秋冬夏之景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長尺五寸則日之行可知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則月之行可知謂之致者植土圭於此而使景自至此則以致四時日月也欲知地理則植之以觀東西南北之象以一寸之量知千里之遠以一分之景知百里之近封建諸侯則以此知其地之廣狹

故封國即以之而度其地謂之土地者以其度地也

劉氏曰聖人既立羲和之官歷象日月敬授人時又

作璇璣以齊七政未以為信也乃以玉作土圭以致

日月四時之景必與歷象璇璣行度符合然後寒暑

分至不差

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林氏曰牙璋琢以為牙之文有噬嗑之用焉出征也

則以之起軍旅而討有罪守國也則以之治兵守而

防患難

璧羡以起度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榖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

賈氏曰玉人造此璧時應圜圜徑九寸今減廣一寸以長上下之袤一寸則上下廣有八寸故云其袤一尺而廣狹焉此璧羡天子以為量物之度

大祭祀大旅凡賔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大喪共

飯玉含玉贈玉凡玉器出則共奉之

言凡者非特大祭祀大旅大賓客之事而已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

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

林氏曰先王之時典命之職脩而命數之所以加者上不可以偪下下不可以僭上後世采菽之詩作以思古其言曰樂只君子天子命之而春秋之書來錫

命以示譏則典命所掌詎可廢哉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絰服

聶氏圖曰大裘者黑羔裘鄭鍔曰先公比先王為尊享先王以九章而享先公以七章者非以為先王有天

下而禮隆先公為諸侯而禮殺良由其所服者七章之鷩冕故王亦服以祭不敢以冕服臨之也

凡喪為天王斬衰為王后齊衰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大札大荒大烖素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

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端素端

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大喪共其復衣服

斂衣服奠衣服廞衣服皆掌其陳序

聶氏圖曰斬者不緝也齊者緝也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若以時祭祀則

帥其屬而脩除徵役于司隷而役之及祭帥其屬而守

其厲禁而蹕之

外祀國外之祀在四郊如四望四類與丘陵墳衍之

屬皆是也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

鄭氏曰脩除黝堊互言之有司恒主脩除守祧恒主

黝堊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詔王后之禮事帥六宮之人共齍盛相外内宗之禮事大賓客之饗食亦

如之大喪比外内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凡王后有𢷬事於婦人則詔相凡内事有達於外宫者世婦掌之

拜說文本作𢷬從手桒桒音忽進趨之疾也故拜從之

内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賔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大喪叙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眂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羞齍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大喪則叙外内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内宗是同姓之女外宗是異姓之女賓客之饗食亦如之者鄭鍔曰賓客之禮亦如祭祀故其薦其佐皆然也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

以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為之尸

劉氏曰死於兵者不入兆域謂如管叔蔡叔之類自絶於先王故棄之而不入域也以其忠義而死於王者則謂之有功既入兆域又居前列所以勸也

及竁以度為丘隧共喪之窆器及葬言鸞車象人及窆

執斧以涖遂入藏凶器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凡祭墓為尸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為之蹕均其禁

隧說文墓道也謂掘地通道以葬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帥其屬而廵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鄭氏曰厲塋限遮列處劉氏曰謂外域為遮列防盜賊及牛羊也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

劉氏曰職喪掌諸侯卿大夫之喪禮也是以五服有制尊卑異儀殯斂虞祔葬祭襚含百禮皆有定法不可過也故曰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

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

鄭鍔曰凡建國必立學學必立政政者教養之方勸沮之術也必掌成均之灋以治之者盖大司樂所掌樂也周人於成均之中教樂德樂語樂舞則成均乃習樂之所大司樂所掌者樂官之灋以治學政則於他學之灋無與可知或問學校之教莫備於周而其制不見於周禮據祭義云天子設四學豈周制與（祭義）

本注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山堂章氏云天子大學在内者三小學在外者一虞庠是也又按陸氏禮

象據大戴禮賈誼之說則以東學為東序南學為成均西學為瞽宗北學為上庠大學為辟雍此五學在內者皆大學也愚曰按陳氏禮書據祭義之說周設四代之學以為辟雍居中要知周之學大率與明堂不相遠辟雍回環皆水故入東學入西學入南學入北學王國之學在公宮南之左乃是在門左此是通上下之制相附近庶人之學在二十五家之閭塾亦然若在郊者亦在郊門之南也所以便入學者之往來爾按大胥職云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頒分也周五學之制辟雍居

中南成均北上庠東東序西瞽宗學禮處瞽宗學書處上庠學干戈處東序學樂處成均此周制也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

鄭鍔曰國子者異時爲公卿大夫奉命周旋出入專對之人也一語一言不可以不和故以樂而教之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鄭鍔曰國子者將使之奉祭祀待賔客揖讓升降以行禮者也容儀不可以不中節故教之以舞熊氏曰周人備六代之舞雲門大卷黄帝樂雲門象氣出入周人冬至舞之以祀天神大咸莊周吕氏春秋白虎通皆云黄帝樂陳氏樂書云堯修而用之堯作大章復修用咸池以備樂愚按周禮于堯不稱大章而稱大咸猶周人不獨教周之大舞而教六樂貴備也咸池象地水周遍周人夏至舞之以祭地示大磬舜樂

磬韶也元命包云舜之民樂其紹堯之業舜齊七政肇十有二州故周人舞之以祀四望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大夏禹樂夏大也元命包云禹能大堯舜之德禹平水土故周人舞之以祭山川大濩一曰韶濩湯樂呂氏春秋曰湯命伊尹作大濩歌晨露韓詩外傳曰湯作大濩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角聲使人惻隱而仁愛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羽聲使人恭儉而好禮濩護也湯之寬仁能救護

生民故周人舞之以享姜嫄大武記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元命包云文王時樂蓋武王成其武功傳云武王以黄鍾布牧野之陣歸以太簇無射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説遠人以作動物

賈氏曰案律歷志黄鍾為天統律長九寸林鍾為地

統律長六寸大簇為人統律長八寸又云十二管相生八八上生下生盡為中呂陰陽生於黃鍾始於左旋八八為位者假令黃鍾生林鍾是歷八辰自此以下皆然是八八為位蓋象八風也朱氏曰黃鍾最濁而應鍾極清所以旋相為宮而接其聲之上下 王昭禹曰宮商角徵羽所謂五聲也朱氏曰宮最濁而羽極清所以協歌之上下 林氏曰大合樂所謂六律六同五聲八音無不備也 歐陽氏曰此總言樂之功用也鄭氏謂偏用六代之樂無所考據下文降神之樂則六變八變九變是也享祀之樂則分樂而

序之以下是也何所一處作樂而合之哉蓋用樂非一所而見功效亦非一時也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六變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臝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

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鄭鍔曰樂一成為變 劉氏曰索鬼神而致百物則變六代之樂各隨其方用其律而宮者也故五變而五蟲可得而致五土之示可得而禮六變而後象物可來天神可降 鄭鍔曰樂作於此物應於彼雖聖人亦安能限其一變二變之時也亦意其來格遲速之期不過如此而已苟執文以求其必然則迂偽而不

經也八蜡之祭飛走浮沉髙下尊卑之神悉索而祭之以見仁之至義之盡也

凡樂圜鍾為宫黄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圜鍾即夾鍾也徐氏音辨曰夾鍾而謂之圜鍾以為天宫天體圜也以理推之天積陽以成體故其角徵羽用三陽之律何也六律配乾故黄鍾為初九大簇為九二姑洗為九三蕤賔為九四夷

則為九五無射為上九六同配坤故林鍾為初六南呂為六二應鍾為六三大呂為六四夾鍾為六五中呂為上六求天宫之類而以黄鍾太簇姑洗為角徵羽則乾初九九二九三之三陽也　王氏曰

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雷鼓雷鼗皆八面鼓

如鼓而小持其柄揺之旁耳還自擊孤竹竹特生者

雲和山名　劉氏曰六變者雲門之樂一終

凡樂圜鍾為宫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

鼗絲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

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徐氏音辨曰林鍾而謂之函鍾以其為地宮地容也地以資生為功故其角徵羽用相生之律何也凡律起於黄鍾九寸其三分益一為上生三分損一為下生黄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吕南吕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賔蕤賔下生大吕大吕上生夷則夷則下生夾鍾夾鍾上生無射無射下生中吕求地宮之類而以太簇姑洗南吕為角徵羽則以函鍾生太簇太簇生南吕南吕生姑洗故也

劉氏曰咸池之樂盖八變而一終

凡樂黄鍾為宮大吕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

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徐氏音辨曰黄鍾爲人宫人道交功勲成故其角徵羽用相合之律何也相生如子母相合如夫婦以吕配律爲合若黄鍾大吕之合姑洗南吕之合㽔賔函鍾之合夷則小吕之合無射夾鍾之合太簇應鍾之合故也王氏曰聲陽也以陰竹則陰和於陽所以致鬼

劉氏曰九韶者韶九變而一終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是也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

鄭鍔曰先王之於祭祀也將以格神亦必假聲音之

美也

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

鄭鍔曰祭祀之節有王出入之時尸出入之時牲出入之時皆當奏夏所當奏之樂皆有以令之則樂之序不爽而所奏各得其宜矣有九夏此所奏者三夏

王大也樂章之大者也王始祭而入廟門訖祭而出廟門皆奏王夏盖歌王之德為其大也始迎尸而入

終迎尸而出皆奏肆夏尸者先祖之象也肆遂也安也王昭禹曰直而自遂謂之肆尸以象神奏肆夏以樂之欲其神之安肆也二祼之後王出迎牲入而告碩乃出而殺之皆奏昭夏昭明也明祖宗有碩大之德故用是牲也

劉氏曰九夏乃有聲無辭者或問大司樂九夏注疏以為頌詩篇臨江劉氏不取其說何邪曰歐陽讜之辨之當矣劉氏曰鍾師擊鍾鼓奏九夏鄭賈皆以九夏為頌詩之篇左傳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肆夏云金奏文王云工歌則夏非頌篇明矣然則九夏者乃有聲無辭者歐陽

謙之曰朱氏華黍詩傳云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然後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然則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以此攷之則肆夏之義臨江劉氏之説誠足以明注疏之謬而袪强引頌詩之惑矣

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

鄭鍔曰饗賓無迎牲之理不迎牲則不奏昭夏惟此與祭祀不同爾祭有入牲之禮告博碩肥腯又以告幽全以盡祀先之心也賓客之來隨命數以致禮主人不當告於賓客故無迎牲之事然先王之待賓客如待神明故其他皆得而同焉

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

歐陽氏曰王之出射禮畢而出於虞庠也王之入將

行射禮而入於虞庠也

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烖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凶大烖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膳夫云以樂宥食是常食也鍾鼓樂器之大所以稱大食之禮也